

永懺樓隨筆之九十二

石梯的故事

琴室落成了，我十分喜愛這間幽靜的小室，雖然很簡陋，而且家具都是破舊的，我也感覺到它很恬靜舒適。一座百年老爺鋼琴，靠在牆邊，一張用舊板湊拚而成的書桌，靠在五尺寬的玻璃窗下，面對着窗外的後園草地，坐下來就看見菜畦上我母親手栽的白菜和豆子，還有綠葉娑婆的李樹、梨樹。園外遠處有成排參天的古老楓樹，知更鳥與麻雀在園子覓食，燕子在電燈街綫上喃呢。在室內的另一端，是一張我自己用木板拚成的床，床頭的高屏和床尾的低屏，都是鄰人贈送的舊物，床墊和氈子也是舊的，床前有一座陳舊的書架，另一邊有一張斷了椅腳索性拆掉四腳的舊沙發……地氈是舊到褪色脫毛的，窗帷也是破舊的。

這和有錢人家的鋼琴室相比，就未免太寒酸了。這裡沒有豪華的吊燈燭台，沒有美麗的天鵝絨窗帷與紗簾，這間琴室甚至沒有暖氣，就是在夏天，也是陰冷的，它的邊門外，是地下

室的另一半，堆滿柴草與舊報紙和捨不得拋棄的舊物。可是，我多麼喜愛這間琴室！這是我有生以來初次擁有的自己的琴室啊！把邊門關上，這就是全部屬於我自己的小天地了。這裏沒有塵俗的煩擾，聽不到街外汽車奔馳。

我十分滿足於這個樸素的琴室的環境，我甚至沒考慮到在牆上掛幾幅翻印的名畫，我覺得掛上字畫或西洋油畫都會破壞樸素自然的氣氛。

我坐在鋼琴前面，彈奏了一曲貝多芬的「月光曲」，然後又彈奏了狄布西的「雲」和「月明」兩曲，心境寧靜，充滿着禪悅。是的，禪定的喜悅，何必一定從枯坐去尋求？隨時隨地都可以接觸的呀！散步的時候，可以進入禪定，在優美純潔高雅的音樂之中，也可以進入禪境，何需觀什麼心？練什麼氣？數什麼息？做那麼強迫的有為法？一切順其自然，無所強求，不就自得嗎？

馮馮

我閉目讓十指自動地彈着印象派大師拉威爾的「克魯與達芙妮」之時，我心中充滿初禪的喜悅，音樂是神秘的，意境矇矓的。忽然音樂當中出現了奇異的震動。我知窗外站着窈窕的人！是雄昌夫婦來了，站在窗外不敢進來，我心中看見了。

我張開眼睛，望向窗外，證實了他倆來了，站在窗外門後，「怎麼不請進來呢？」我停止彈琴，笑聲叫他們：「快進來吧！」

王氏夫婦笑着進室內來，「不敢打擾你呀！」麗瑛笑說：「音樂彈得太美了！是你作的曲麼？」

「我哪有那麼高的天才呢？」我說：「這是印象派大師拉威爾的作品，我再學一百年也學不來的！」

「你作的觀音菩薩頌也很感動人呀！」麗瑛說：「寫出來沒有呢？」

「曲名不叫觀音菩薩頌。」我說：「因為已經有很多人作了觀音菩薩頌，所以我叫它為『晚禱曲』，內容則是向觀音菩薩祈禱的。」

「再彈來給我們聽聽吧！」麗瑛說。

「好的！」我說：「讓我們來一起唱。」

我就彈奏我所作的曲子『晚禱曲』，用我沙啞的嗓音低唱了起來，麗瑛跟着唱。這一次，是在她和丈夫雄昌爲我修成的琴室內彈奏，我再歡喜不過了。回想起來，上一次，是在地下室亂柴堆中奏給他們聽的。

「觀音菩薩，南無觀世音菩薩……」唱着這開頭的幾句，

感性強烈，情感豐富的麗瑛已經悄悄地淌淚了。

「太美了！」她不住地讚歎：「快點寫出譜子來吧，好讓世界都唱這首歌，讓更多人都接受佛教和信佛，這首歌，可比得上天主教的聖母頌啊！」

「我一定寫下來，」我說：「問題是沒有地方發表，『內明』月刊不知肯不肯刊登呢？」

雄昌居士也說：「希望你多作些這樣的佛教藝術歌曲，讓很多人來聽你彈奏。」

「我也是這麼想，」我說：「可是，太忙了，寫文章也還忙不過來，還有那些雜務……」

「剛才我們沒按門鈴入屋，是從屋邊的陡坡走下來的。」雄昌說：「那坡上的泥土已經崩坍了，應該有一道混凝土的牆擋住它，最好有一條石級走下來，方便你母親行走，也方便朋友來聽你彈琴，不必進入屋內。」

「那當然是好啦！」我說：「我老早就想叫人來修建，可是，叫人來估價一下，光是掘土，也索價兩千元，另外的水泥工料還未算，我怎做得起？」

「這還要叫水泥工人來做麼？」雄昌說：「我們大家合力就可以做好了，何必求人？你打電話叫水泥公司送水泥來！我們全家總動員動手！」

「是的！」麗瑛說：「我們全家總動員來幫你！」

「真的？」我驚喜極了。心想，觀音菩薩和偉陀菩薩的靈感真是太不可思議啊！我時常擔憂着這屋邊陡坡的問題，我無以爲計，我禱念兩位菩薩加被於我。果然，菩薩又差遣雄昌夫

婦來幫助我了，我認識那麼多人，多少人來求我幫助，多少人來求我透視疾病，爲他們解決種種困難，包括移民問題，婚姻煩惱，升學留學，找尋失物……可是從沒有一個人來幫助我，當我有困難之時，都是我自己拚命咬牙苦幹的，我有那麼多的兩臂俱全的朋友，他們却一個也不會像王雄昌這位獨臂人這樣發心來幫助我！偉陀菩薩說過派人來助我「一臂」之力，原來就都是這位獨臂人的力量啊！

「啊！昌兄！」我感動得很：「你們對我太好了！幫了我那麼多，現在又再幫我！不知應該怎麼謝你們才好。」

「不必客氣！」雄昌說：「人類是應該互助的，不是嗎？我們佛教徒更應該互相扶持，不是嗎？」

「可是，只有你們一家幫助我，」我說：「我對你們可毫無貢獻，真慚愧！」

雄昌笑說：「我們出一點小小力量幫你，並不希望你回報，只希望你住得舒適一點，安心多做些宏法利衆的事。」

麗瑛也笑道：「我們幫你，你就多寫佛教文章多作幾首佛教歌曲，多度些人信佛行善，那不就比報答我們更好啦？」

「原來還是有條件的呀？」我心中感動，表面上却和他們開玩笑。

「當然！」雄昌笑道：「這是一本萬利的投資呀！」

王氏伉儷對我寄望如此深厚，我怎好不接受他倆的好意？我於是打電話去預約水泥拌攪車送水泥來。雄昌就駕車到佛恩寺的空地去搬了些建工後拋棄的砌水泥用的長板來，和我兩人把護牆的模子釘出來，又把長長的石階架板做好，這樣就費了

兩天時間了。他雖然失去了一隻臂膀，只用一手做工，他做起來可比我這個雙臂人靈活得多，他並不是做木工出身，我不知道他怎麼會那麼內行，做來頭頭是道。從裝修琴室內部、修門、鋪地板、釘天花板，到裝釘這條護牆與石梯的木架，他都是一手包辦，我在一旁，根本幫不上忙，我只能做着掘土挖泥的工作。

費了五天時間，我獨自把陡坡的泥土掘了起來，使它成爲一段十英尺長，三尺寬的壕溝，只等水泥運到，灌注下去，夾在板牆之間，就成爲一堵混凝土護牆了。我又把木架梯級底下的泥土細心清理，以便灌注水泥成爲石階。

再下一個週末，水泥拌攪車來了，停在我家前面馬路邊，駕駛員搭了一條鐵板水槽，開了水泥斗的門。已經調好了的水濕混凝土，連砂帶石子，就像山洪般從那旋轉不停的拌攪巨斗奔流下來，可是那水槽不夠長，到達不了工地，我得用獨輪斗車去接運水泥，雄昌夫婦和他倆的愛子添美三人在十英尺底下的屋邊斜坡等候着，他們每人手持着鐵鏟，準備撥平我傾卸下去的水泥，看看我們這批人，我是個文弱書生，雄昌是個單臂人，麗瑛是女流，添美是個十歲男孩，我們這批老弱殘兵，怎能應付這麼沉重的工作呢？

鄰近的一個鄰居德國人來了，他說他可以叫他的大學生兒子兩人來幫忙，代價是兩百元，我也打算答應了，可是雄昌夫婦在下面大叫：「不要給他！他這簡直是敲詐！我們自己做！我不相信做不來！」

前一天，雄昌說要找他的一個好友來幫忙，我因爲怕多麻煩他人，就婉拒了，我以爲我一定會「攪得掂」，誰知到了這傾卸水泥之時，我才知實在是力不勝任。

第一批水泥沙石從水槽奔流到我的手車，我雙手就已經力氣不夠支持了，手車立刻向一旁翻倒，水泥瀉流了一草地，這還是第一車哪！後面還有兩個立方噸呀！怎麼辦？我多麼無用啊！

「偉陀菩薩啊！」我着急地禱求：「偉陀菩薩啊！」

也不知是從何而來的，我的兩臂陡然平添了很多力量，我竟能扶着手車，推運着第二次卸給我的幾百磅水泥，平平穩穩地推運到工地去，傾倒下去！

這時候，忽然又有救星到了，鄰家的洋人二十一歲的男孩拉澤來了，「我來幫你，」他笑着接下了這沉重的手車水泥。我得以卸下重担，並且去取了我的小型手車來，裝接水泥，那就輕便得多了。

水泥公司限定我們在半小時之內卸完這兩立方噸水泥，逾時十分鐘就要加算額外的鐘點錢三十元。我和拉澤拚命趕運，他是六尺高的男子漢，年輕力壯，而且曾經做過這一類重工，他還能勝任有餘。我可是從來沒推運過水泥，搖搖擺擺，若非偉陀菩薩暗助，我不知道我怎能辦？拉澤的突然來助，不也是偉陀菩薩的差遣嗎？拉澤是一個波蘭裔的加拿大青年，平時和我有說有笑，但非深交，他就是那個看見我眉心放出紅寶石紅光的青年人，他曾師承一位西藏喇嘛學習打坐，在他搬來居住的第一次見面，他就突然問我眉心放出的紅寶石光芒是什麼，而他根本不認識我，也不知道我是誰。

我自己並不知道眉心放射紅寶石光芒，以前，多倫多來的青年丹尼說看見我心胸放射金光，我自己也不知道，我雖看見金光，但並不知是發自我心胸。後來又有兩個人，都是陌生人，說看見我頭上放射巨大的金光光環，問我是什麼。這些情形

都使我大惑不解，因為我雖常常感覺坐在金光之中，却不知道它來自何處，我自問是個毫無修為的凡夫俗子，從來沒敢想象自己會有什麼光。

記得一九八三年，香港佛教領袖覺光法師蒞臨舍下，隨行的佛教朋友，為我們合攝了幾張彩色照片，經沖印好回來之後，竟發現我的身體發射出一陣紅光，罩住了自己，而且侵入覺光法師身旁。另一張照片，我們兩人並肩站立，在兩人的外圍，竟出現彩虹光圈一環，我不明白這些室內的閃光燈照片怎麼出現這些景象，我只能推論是底片走了光，但是沖印師說不是，他說他也不明白這些光來自何處。

我有光，應該是每次拍照都出現才對，事實上，很少拍得到。當然，人人身上都有電磁光，人人頭上都有光環，修行人的心靜定，頭上光環多是白色的，或淺藍的，修行甚深的人是有金光的。這些，我可以看得到。我偶然也指出別人的光是什麼顏色，可是我認為這些只有用寇連氏攝影術才拍攝得下來，我不明白怎麼普通的拍照會拍得出。而且，我也不知道自己會放射金光及紅光，我認為那並不是我的光，必是觀音菩薩與偉陀菩薩的寶光罩耀在我身上。

拉澤在那一天前夕，對我說他一早就會出去看什麼展覽，哪知他臨時又忽然變卦，突然跑出來看我而且臨時來幫助我，他住在鄰居的地下室，根本看不見我家前面的水泥車，也聽不見我們的聲音，他怎麼會忽然跑來幫我呢？除了說是偉陀菩薩的安排之外，我找不出其他更好的解釋。後來，拉澤自己也說，不知道怎麼會突然來幫助我，他說好像有一種無形的力量催促他過來看看我，他說，他不想來，可是越抗拒，他越心亂心煩，非得要跑過來看看我才心中舒服，一來，看見我那麼吃

力地推運水泥，甚至於傾瀉了一地、他突然就生起同情心，自告奮勇來幫我了。這個青年是不太熱心幫助別人的，他是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人，向來喜歡佔別人的便宜，專愛揩別人的油。不懂他怎麼突然會發善心跑來助我。

「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要來幫你！」在我招待午餐時拉澤這樣說：「這不是我自己！我為什麼要那樣為幫你而弄得一身是水泥，鞋子都是水泥！」

我知道的，那是偉陀菩薩的暗中驅使他來的，他當然不知道，他也不會知道偉陀菩薩是誰。菩薩的一切安排，都是不可思議的啊！

那天真虧得拉澤來幫我，否則我真不知道我能支持多久，有他幫助之下，我們運送水泥不知多少車次？也還逾時了二十分鐘，那位駕駛員是個菲律賓人，他開賬單之時，忽然說「逾時二十分鐘，應收額外三十元，現在不收了！我不知道為什麼我不收，就是覺得不收比較好！」

我付了兩百七十多元，謝了他，看他開車走了。這邊工地上，那些護板有一部份突然受不住上面水泥的沉重壓力，斷折了，水泥崩瀉向下奔流，雄昌在底下大叫，麗瑛，小添美兩人慌忙搶救，他們一家脚陷於水泥漿內，用手推住木板。我在坡上，要搶救也來不及。幸而拉澤剛好在下面，他搬了木板，上前去頂住，他的力氣大，勉強頂住一陣使雄昌得以騰出手來抓住了另一木板來支撐，他們四個人在下面水泥漿流當中，拚命頂住木板，拉澤騰手去搬了二乘四的木條數支來支撐，好不容易才頂住了，他們再敲下幾支樁子，才算挽救了局面，否則，全功盡棄，三百元的兩立方噸水泥都崩瀉流到後園去了。我捏了

一把冷汗！也不知唸了多少次偉陀菩薩名號！我眼望着雄昌一家大小這樣為我拚命出力站在水泥漿中，那種種辛勞，我感動得不禁淚下，可不是麼？連十歲的小男孩添美也在為我刮平水泥，幫着他母親為我磨燙出水泥的平面來，我多麼慚愧，只為了捨不得出資數百元去顧請德國人來做，就叫王氏一家這樣辛苦！他們一家對我的幫忙與布施可比誰的金錢布施都重大百倍啊！在這以金錢為先的美加社會，上哪去找這樣樂於助人勇於犧牲的人？我的佛教朋友之中，再沒有比他們一家更肯發心的了。我對他們欠負真是太多了啊！我若不好好寫佛教藝術歌曲，怎能對得起他們呢？

那一幕情景，於今仍在我心中，我永遠感謝雄昌和麗瑛和小添美，也感謝拉澤。我後來與拉澤成為好友，我帶他去佛恩寺，接引他認識佛教，後來他搬走了，到東部去找工做，也還常有信來，每次都是遇到困難，就來向我求救，我也都盡力去幫助他，給予他精神上的支持，解答他的問題，他的來信都是四張五張紙的，我知道他沒有朋友，我成為他唯一的傾訴對象和精神支柱。在可能範圍內，我總要幫助他的。他是否能真正信佛呢？那就仍屬疑問，他還是愛追求女孩子，到處碰壁，這可是我幫不了的事，每次看着他來信的失戀痛苦報告，我除了回信安慰他，還能做什麼？

雄昌夫婦仍然常來舍下，我們成為好友，我永遠都感謝他倆。現在，水泥石梯十二級和水泥護牆，都已堅固了，我母天都可使用這些石梯，前些日子，有七十多人同時來見我，我家容納不下，只好請他們到後園去，大家都踏着這條石梯的石級走到後園去，不用穿過房子，大家在後園接受我的素餐招待，聽我講講佛經的真理和故事。

(完)